

为谁执笔待天真



夢雨傾心洗墨痕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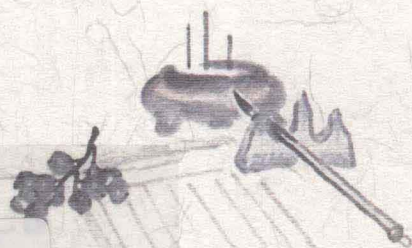
依約山水畫中人

為誰執筆待天真

筆底前生瀟灑韻

灝灝月印照紅塵

落花不掩舊情身



陈斯亮 / 著

陕西人民出版社

為誰執筆待天真

陈斯亮 著

陕西出版集团
陕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为谁执笔待天真 / 陈斯亮著. —西安: 陕西人民出版社, 2012

ISBN 978 - 7 - 224 - 10413 - 4

I. ①为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古体诗—诗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2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75314 号

为谁执笔待天真

作 者 陈斯亮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: 710003)

印 刷 西安正华印刷科技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mm × 1240mm 32 开 8.25 印张 6 插页
字 数 140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 1 - 2000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224 - 10413 - 4

定 价 22.00 元

序一。

新与旧的反思

现今的这个中华诗词学会，我是它的发起人之一。那时，我们几十个人一番串联，历经几年，终于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，于1985年的端阳节，成立这个学会。而他的首倡者，则是曾任过甘肃省委书记、青海省委书记，时任甘肃省政协主席的杨植霖先生。杨老有文名，曾写过《王若飞在狱中》一书，上世纪八十年代，由他倡议，又联系了延安的黑振东、内蒙古的布赫，并我们这些年轻一点的文化人，几番鼓噪，终于酿成这一桩事情。

记得成立大会是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小西天召开的，那天济济一堂，来了许多的人，计有杨植霖、楚图南、布赫、霍松林、杨振宁、叶嘉莹、陈昊苏等等人物，记得时任政协副主席的楚图南先生，当场为大会献幛一幅，叫“秦砖汉瓦，唐诗宋词；美人香草，金石文章”。楚老站在台上，一边念他的条幅，一边摇头晃脑，用公鸭般的嗓子解释道：“以美人喻香

草，香草喻美人，古来有之！”

这是一段旧话，说给年轻的一代听，说给喜欢中华诗词这个国粹的朋友们听。

是什么东西突然地钻入了这位年轻的写作者的脑子里，带给他如此多的诗情，如此多的感怀呢？我不知道。受友人委托，我细细地拜读了这本名曰《为谁执笔待天真》里的所有诗作词作。掩卷沉思，我只能感慨，我们的这件国粹，它在现当代社会，仍然有这样顽强的生命力和表现力，这实在是一个需要国人沉思和检讨的问题。

从胡适先生的《蝴蝶》开始的白话诗，它的开始就是新文化运动中，作为对旧体诗词的否定和反动而发端的。但是，一百多年过去了，事实告诉我们，新诗的创作，虽是有一些名篇，有一些成就的，但是这死灰复燃的旧体诗词它好像并没有灭绝，而是在不绝于耳的讨伐声中也在发展，并且不断地有新的创作力量加入。

那么我的结论是，它的存在自然有它的合理性，而它的为新一代接力棒所接力，应当是一件让我们高兴的事情。

基于此，我向这位年轻的诗人词人献上我真诚的祝贺。诗言志，歌咏言，文以载道。既然这位年轻的诗人词人觉得自己有满腹情怀需要倾诉，有洋溢的才华需要宣泄，而他手里恰好有一件顺手的武器，这武器叫古典诗词，那么他不妨就

用这种形式，与世界对话吧！

是为序。

高建群

二〇一二年七月二日于西安

（作者系国家一级作家、陕西省作协副主席，代表作《最后一个匈奴》）

序二。

跳动的诗心

随着城市化建设的深入发展，我曾担心田园牧歌式的农耕文明哺育出来的古典诗情，在新一代人心中渐行渐远，逐渐地削弱、隐退、淡漠。去年，在一个秋雨绵绵的下午，古城西安笼罩在烟雨朦胧之中，我在小寨的汉唐书城为禹治夏主持召开了他的古体诗歌作品研讨会。今年六月，长安一片暑气逼人的夏天，我又读到了陈斯亮《为谁执笔待天真》的诗稿，给了我一定安慰。我欣慰地感到：石在，火种是不会灭的；人在，古典诗情是不会丢失的。这两位诗人都是二十刚过的毛头小伙，却都是古典诗歌创作的执着追求者。这里，我着重谈一谈对陈斯亮这本诗集的读后感。

本书是一部以古体诗词为主的个人诗集，收录作者自2004年以来的作品近二百首。形式有古风、律绝、词、曲、现代自由诗等，其风格熔婉约与豪放于一炉。诗人取诗集内《浣溪沙》其中一句——“为谁执笔待天真”作为书名，既是

对情感的真挚呼唤，又暗含作者对当前中国诗坛情感的审视和期盼。

诗人兼顾体裁和内容的不同，将集子中收录作品分为四卷。其中《慕雪集》收录的诗词体裁为古风 and 律绝，内容多为描写相遇、相知或离别的情感经历，是幻想少年初涉人生的审美表达和诗性记录。《涵空集》收录古风 and 律绝，内容多反映青春心灵在学习、生活中的见闻和感悟。而《琢月集》收录多为词，内容既有对感情的执着和坚守，也有对世事的无奈和喟叹；既有青春的自信、从容和挥洒，也有知己相逢的热情、真诚和快意。正如卷首诗所云：“天予灵者，自隐无名。动随奔海，寂在浮冰。微尘寻象，穹宇窥形。亘古一月，琢之以情。”看得出，诗人心静如水、思虑接天，探幽发微、琢月炼情，以万物之灵长的神姿，悉心书写灵魂栖居于大地的诗意感受。而《解忆集》收录作品全部为现代诗歌，内容属于对生命和爱情的回忆、体悟，是作者对新体裁的尝试。

陈斯亮，是一位浑身每个细胞、毛孔都浸透着诗情的青年诗人。读他的诗，我感到了一颗晶莹透亮、照月映日、遗世独立、拥抱宇宙的诗心在跳动。他的作品充满了一种灵动、虚静，而又诗情飞扬、弥漫；一种邈远、辽阔，而又诗意盎然、澄澈；一种自然、流畅，而又诗境新颖、别致；一种大气、老辣，而又诗思博深、旷达……

我读他的诗，有一种尘心被澡雪，俗念被净化的感觉。他的诗，是古典的形式，表达的却是当今社会中诗情勃发、多愁善感的青年学生的生命感悟、情感体验和人生思考。他在古典的艺术形式中传达着当代人的鲜活感情。他站在古典与现代的连接处激扬文字、挥洒诗篇。这是一个感天动地的灵魂，这是一个感发诗兴的青年，这是一颗有文化之根的诗心，这个根就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审美精神，这是一个自觉守护、承传唐宋诗格的传人，这是一个站在地老天荒的终极处思考人与社会、自然和谐相处之价值的诗人，这是一个有潜力、有才华、有前途、有抱负、有出息的青年诗人。读他的诗，我真为他没有学文科而感到惋惜，但我同时又相信，以他如此超群的诗才，只要沿着诗歌创作这条蜿蜒崎岖的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，他一定能踏破坎坷成坦途，达到人迹罕至的“险远高地”，领略人生那“奇伟壮观”的艺术圣境。他的诗，一定会在中国诗坛发出接古通今、承前启后、继往开来的历史回响。

曾记得有人说过类似这样的话，一个国家、民族、社会对文化重视的程度，在一定意义上决定着这个国家、民族、社会的文明进步发展程度。历史证明：一个民族不管经济多么落后，物质生活多么贫困，只要文化没有丢，精神没有倒，理想没有灭，那么这个民族就不会灭亡，就有民族复兴之时。而若

忘记了自己文化的民族，不是迷失了奋斗的方向，就是被同化、被奴役。古往今来，哪个盛世不先自文化复兴而起呢？文艺复兴、戊戌维新、五四新文化运动，古今中外，莫不如此。

华夏文化五千年，农耕文明薪火传。然而，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，却有一些历史虚无主义者、实用主义者、享乐主义者、社会革命的激进分子，一提起“传统”这个词，就表现出些许的不敬或不屑。殊不知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在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中前进的，人类的精神追求是在文化艺术审美积累、变革的漫长过程中成长成的，每一个历史阶段的时代精神，都是站在前此以往的传统立场上，继承传统，推陈出新，发扬光大，走向未来的。我们现代诗的创作徘徊在大山的深谷之中，找不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通途，就是因为我们从五四新文化起，既丢掉了古典诗学的许多好东西，又丢掉了白话诗中许多好东西，直至“文化大革命”把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。也正由于此，当代新诗创作走到了一个非常艰难的境地。

围棋、书法、诗词、国画、戏曲、中医、武术，这些我们先辈留下来的国粹，作为子孙后代，理应义无反顾地去保护、继承、革新。然而，有一些青年后生眼睛一直向外，认为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圆，他们喝咖啡，吃肯德基，穿皮尔卡丹，一切向欧美学习。我常常对此担忧。但值得欣慰的是，在“八

〇后”的群落中，还能看到像陈斯亮这样近乎固执地热爱古体诗词创作的青年人。他们可以静下心来，细细地去感受和思考生活，再将其与传统文化相互融合，创造出新的东西，这是很难得的。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一种民族文化复兴的精神力量，一代新人在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中蓬勃成长，他们在诗化生活的风雨中建立自己新的艺术审美业绩。

学诗最贵神思、情采，而难于格律、辞章。格律虽难但仍可学，而神思、情采却需要用生命和鲜血不断去培育、实践、感悟。作诗的法则、格律、声韵守得再好，也不过泥古步尘而已。真正的好诗，优秀的诗人，要看他的修养、胸怀、抱负、志向、气度。要了解他的悲欢离合、喜怒哀乐，尽去读他的诗作吧！

陈斯亮写诗近十年，也经历了他人生从青涩到成熟的蜕变。读他的诗，你能看到少年的梦想，能听到青春的脚步，能感到追求的痴情，能嗅到生离死别的酸楚，能触到理想奔腾的意气，能发现淡泊宁静的超然。这里呈现着一个青年学子的审美情感、神思样态和灵肉追寻的诗化形式。

当翻开《初相遇》“相遇本无约，相知亦无邪。凭君酒半盏，换我诗一绝”的时刻，不觉让人想起那人生初见时的美好。再看《神遇》中“林内琴声止复鸣，七弦错弹感流光。曲中六弦应声断，一丝独奏凤求凰”，以及《海燕》中“海燕

孤飞再，玉兰谢复开。不敢随春去，痴心待凤来”又是多么挚诚的言语和真切的感动。

而读到《湖畔感怀》“寒雨湖头悲去空，落叶遮天感道穷。独坐水光凄然处，石有信言月无踪”，读到《望雨》中“飞身千万恨，洒泪一双眸”，你似乎也在寒雨中与他感同身受。《雪亭叹》中“琴亭只依旧，不觉山水瘦。去矣亭中人，任他夜与昼”，《南歌子》中“人生百年似一年。只恨江头，今夜月空圆”又饱含多少情感失意的痛苦，使人掩卷慨然。

但他又并非是沉溺在情愁之中，他也有男儿的志向与抱负。你看《江城子·云窗自题》中“若使明珠冲霄去，光华射，照夜白”，再如《满江红·夜读项羽本纪》中“且兴兵，楚汉猎一围，孰强弱”，《满江红·长安忆》中“待他年，跃马过长安，重回顾”，《永遇乐》中“汉并八方，平秦灭楚，驰骋天外”是多么渴望己志能抒，纵横捭阖地施展才华。

而豪迈之余，也有不少人间感悟。试看《大理白族古王宫》中“少女埋花古井畔，也无身世也无名”，颇有几分此生如梦的叹息。《临江仙》中“相寻若待笋抽簪。唤君新雨醉，共饮采茶湾”，则又尽是超然和淡泊，如彻悟般的回味。

他也尝试写现代诗歌，你看《爱情篇四首》中“天地不曾开口/我却明白/它们是深爱的”，《路口》中“而我们/终究只是/擦肩的过客/却用这一生/来作别”，《前世之花》中“在

冬天开花/就是为了引你注意/在春天枯萎/就是为了惹你叹息”都颇有可观，也算得上有古韵的诗歌吧。

陈斯亮的诗，充盈着一股纯净、晶莹、透亮的圣洁感情，正如他在《慕雪集》的卷首诗所写道：“心随神寂，身试不群。千慕成雪，孤飞入云。沉香之酒，难辨之琴。沧海无声，所待唯君。”是写友谊？还是爱情？还是写一种精神的追慕？这都不是很重要，重要的是诗中那种对所慕对象的苦恋、追寻，对冰雪般纯情的诗意表达是那么敬慕而浑然，纯粹而丰富，净洁而渺渺，不含一丝杂质与尘染。在《初相遇》中，他写道“长安暮云应有意，来咏天心素雪谣”，在《初雪》中，他写道“千回只一落，湖影照前身”，在《永夜感怀》中，他写道“来生如有泪，须换满壶冰”，在《题枫》中，他写道“天涯红叶最天然，雪捧湖心洗暮禅”，这些诗篇，基本上都渗透着这样的一股冰清玉洁的感情。这是诗歌的感情，人类最美好的感情，人类社会走向文明的感情，也是他诗情表达的审美风格。

他的诗，在空、虚中追求集纳，在空、白处蕴寓万象，在云天里沉埋高妙。在《雪夜独行》中，他写道“人间化雪处，乘鹤拓飞白”，在《辋川雪后》中，他写道“岩间埋笋少年意，先试层崖咫尺冰”，在《访梅》中，他写道“不忍晕清墨，唯怜照素白。无声多少意，莫与付尘埃”这是一种别裁

云锦作天衣，诗化生活到人间的艺术表达，这是一种妙想迁得鬼使神差的意象营造，这是一种以虚写实、以无写有、以一写十的诗神顿首。好诗，必然出此一格。

他的诗，情真意切。没有矫情、虚情、假情、造情，表达得很诗意、很洗净、很干练。我读他的诗，感受一颗爱心在剧烈地跳动。在《南歌子》中，他写道“此夜花沉水，今生更复悲。无情有恨借与谁？打遍西窗，弹泪付烛灰”，在《水调歌头》中，他写道“红尘水，烹茶酒，泪纵横。一樽满饮悲歌，举世莫能争。携此相如辞赋，留待文君琴曲，诗侣伴书朋。自有青山誓，约向碧波澄”，诗人表达的情感，是一种经过沉淀、静思后的审美情感。这种情感是一种宁静、清澈、映现日月的纯净情感。而且，诗人表达得很美，在古典书卷中有一股少年意气，自信自由、海阔天空、信步闲庭。

他的诗，写得纯粹、精炼、明澈、自由、浪漫、朴素、净美。用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不能概括；用洗尽铅华归平淡、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能言尽；写天生屈子降人才，诗承唐宋开新篇不甚准确。读完这本诗集，感慨良多，思绪纷呈，万象苏萌，不知如何表达才好、才恰当。总之，这是一本深深打动我心灵的诗集，多年来，我没有看到这么年轻的诗人，能写出这么优秀、成熟和老辣的古体诗来。江山代有新人出，斯亮就是这样一位诗坛的新人。我对他寄予厚望，希望他在学习好、

工作好、生活好的同时，不断写出更新更美的诗章来。

常智彦

二〇一二年六月十二日

于古城西安

(作者系陕西省文学学院院长、《延河》杂志原主编、著名文学评论家)

序三。

无悔的青春为诗歌而留驻

从无邪的《诗经》，到灵澈的汉府；从磅礴的唐诗，到清雅
的宋词，古典诗词凭借中华民族独有的美丽绽放了千百年。
它成为时代文化的缩影，也成就了无数热爱它的诗人。

历经唐宋元三代，诗词曲的精华与美妙已被展现得淋漓
尽致，对于有志于古体诗词的青年人，古代的完美既是典范
也是枷锁，古典诗词的创作必须要在重重枷锁之中找到新
的道路。一是要吸收传统文化中有价值的精粹，抒情道志，言
之有物；二是必须展现出这个时代的精神。

陕西省诗词学会成立于 1988 年 4 月，在国内诗词界具有
着广泛影响。学会带领陕西省诗词研究爱好者，充分汲取前
人丰富营养，繁荣陕西的诗词曲赋创作，创作出许多贴近时
代、贴近生活的诗词曲赋佳作。同时广泛开展“诗教”活动，
在各地普及诗词写作。

近年来，学会不断发展壮大，也涌现出一批崭露头角的

年轻诗人，酷爱古典诗词、勤于创作的陈斯亮即是其中一员。他虽然才二十余岁，却有着非凡的才华和过人的勤勉。这部名为《为谁执笔待天真》的诗集，收录其近年佳作二百余首，涵盖人生抱负、情感经历、山河气象与世间感悟。而体裁也勇于尝试，古风诗、格律诗、词、曲、现代诗歌共铸于一炉，可谓兼容并蓄。让人不禁感叹：“宣父犹能畏后生，丈夫未可轻年少。”

陈斯亮的情感诗，于无意间打动人心，在青涩中令人回味。他写相知相恋，皆有“思无邪”；他写离情别恨，又能“哀而不伤”，故总在恰当的地方让你久久不忍离去。

请看《初相遇》：“相遇本无约，相知亦无邪。凭君酒半盏，换我诗一绝。本是人间潇洒客，白驹奔腾梦里过。悠悠回首似含笑，不枉红尘花开落。欲指东山望海潮，辜负南国柳千条。长安暮云应有意，来咏天心素雪谣。松前不忍归，草色横翠微。古木若缘知心事，散作青烟伴雪飞。夜夜随风落君处，万缕千丝终付谁？”字里行间，流露出何等的真挚和纯净？《望雨》中云：“天外暮云收，人间雨如愁。飞身千万恨，洒泪一双眸。北山鸣池水，南苑忆清秋。此夜别君后，今生不复流！”是多么刻骨铭心地伤痛，却又是多么无可奈何地诀别。再看《浣溪沙》：“多少相知多少别，几番珠雨忆决绝。他生难度此生劫。还我冥思真有痛，为谁凝想最无邪？双飞只